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推荐图书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 VI

# 中亚文明史

第六卷  
(下)

修订版

## 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Towards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From the Mid-19th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 中亚文明史

## 第六卷(下)

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主 编: 恰赫里亚尔·阿德尔

副主编: 马达瓦·K. 帕拉特

阿娜拉·塔贝沙利耶娃

翻 译: 吴 强 许勤华

中 译 出 版 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 《中亚文明史》汉译本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季羨林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耿昇	龚缨晏	华涛	蓝琪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文锁	刘迎胜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钱文忠	荣新江	芮传明
王颢	王邦维	王希隆	巫新华	吴强
徐文堪	许勤华	于志勇		

---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 VI

**Towards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

**from the mid-nine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UNESCO 2005

UNESCO ISBN 92-3-103985-7

Chinese Edition ©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NESCO PUBLISH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所载事实的选择和采用及其所述观点均由作者负责,并不一定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而且与该组织无关。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所载资料并不意味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及其国界或疆域的划定发表任何观点。

## 第二十三章 教育、新闻媒体与公共卫生

A. K. 帕特耐克

中亚逐渐触及到现代化的影响,始自于殖民主义高涨的 19 世纪下半期。虽然各汗国屈服于沙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但是其社会反应却纷繁多样。一方面,由殖民统治者引入的现代化遭到大批忠实于传统主义群体的反对;另一方面,更有活力的改革浪潮日渐兴起,并谋求通过使现代化适合于传统体系,尤其是适合于教育领域而(主动)迎接这些挑战。一些现代组织机构,如新闻媒体,被用于推进改革主义及民族主义观念。教育和新闻界对于民众的卫生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保留原有传统系统的同时,该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基于西方科学成就的卫生体系。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在各个状况迥异的相邻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进程。处于殖民主义控制之下的整个地区骚动不安,同时也暴露出这些社会内部已有的诸多不足。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封建君主也成为现代主义改革者。民族主义者反对殖民主义,同时又接纳西方创建并可以被普遍应用的进步成果,以促使本国更为强大。中亚的革新主义者试图通过他们创办的新式学校,在不放弃其本土文化与传统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现代社会,而伊朗与阿富汗的统治君主也是如此。这样,部分是殖民主义的作用,部分是在与殖民统治者对抗及相互作用时释放出的内在推动力的影响,使现代化出现在了这一地区。

## 教育

### 殖民地教育

出于自身的考虑,殖民统治者并不情愿地将现代教育缓慢引入各殖民地。除了实际的行政管理需要外,现代教育还可以成为传播殖民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并可以借此培养政治上更为顺从的精英阶层。整个中亚现代教育的肇始都依从于一种相似的模式:首先是传教活动,其后就是殖民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推动。推广宗教影响的早期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通过世俗教育推行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努力所抵消。

564

殖民政府试图将中亚土著儿童纳入其始于 1875 年的同化计划之中,一开始是利用俄罗斯人学校,后来则是通过俄罗斯人-土著人混合学校进行的。混合学校使用西里尔字母,以当地语言对土著儿童进行教学。用俄语讲授的是一些基础性课程,如品德、自然、人文与自然地理、历史和算术。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重点更多地向混合学校倾斜,并利用语音体系创立了新的字母表。1900 年,作为来自塔什干的公立学校的教员,赛义德·拉苏尔·赛义德·阿齐佐夫经过努力获得了首任教师(*Ustād-i Auwal*)的任命<sup>①</sup>。

尽管如此,混合学校在吸引当地生源方面仍不算成功。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1911 年时这里有 89 所俄罗斯人-土著人混合学校。到沙皇统治结束时,突厥斯坦已有四万名学生在现代小学中学习,其中仅七千名为土著民。当局对于推广现代高等教育也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兴趣<sup>②</sup>。

由于其有限及偏颇的态度,殖民教育未能对中亚产生深刻影响。识字率依然很低。识字者主要来自城市人口,并且主要源自传统教育。女性教育是另一个只做出象征性努力的领域。因此,就女性而言,其识字率之低令人沮丧。在当时的整个中亚,只有 4.2% 的本地男性以及 0.5% 的本地女性识字。到 1917 年,只有 2% 的哈萨克人识字。识字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的比

<sup>①</sup> 卡莱赫·唐科恩(*Carrère d'Encausse*),1962 年,第 383—384 页。

<sup>②</sup> 梅德林、凯夫和卡彭特(*Medlin, Cave and Carpenter*),1971 年,第 50 页;库尼兹(*Kunitz*),1943 年,第 315 页。

例都不到2%，而识字的土库曼男性比例勉强超过1%，识字的土库曼女性则仅有25人<sup>③</sup>。对教育领域的忽视政策意味着传统教育机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事实上它们在面对殖民地现代化进程时显示出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565 在其他被殖民地地区，现代教育由于政府对各部门机构中基层管理人员及辅助人员的需求而持续扩大。虽然印度北部(联合省)使用本地语言讲授现代课程的中学大量出现，但是英国统治的建立及其1837年废除波斯语作为法庭语言和随后废除法庭中穆斯林法顾问职位的政策，对印度的传统穆斯林教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结果，到1947年巴基斯坦建立时，随着使用英语教学学校标准的提高，旧时学校日渐衰落，使用本地语言的非神学课程教学日益过时<sup>④</sup>。这种分类教育行为的发展，使传统教育机构逐渐变成(单纯的)神学院校<sup>⑤</sup>。

### 传统主义者对殖民地教育的反应

作为对殖民者在现代世俗教育领域中行为的回应，传统势力试图重新确立在整个沙俄统治时期中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教育的重要性。据估计，19世纪90年代的俄属突厥斯坦有大约一万所马克塔布(传统宗教小学)，就读小学生12—14万名；而在1911年的布哈拉埃米尔国(未被沙俄直接统治)的马克塔布中学习的学生约有12万名。正式注册的中高级宗教学院(马德拉萨)的数量也有所增长。根据正式的俄罗斯统计数据，塔什干(1876—1911年)传统马德拉萨的数量从11所增至22所，而费尔干纳(1892—1911年)从120所增至204所<sup>⑥</sup>。甚至在早先正规教育并不普及的游牧民地区，宗教学校的数量也与世俗学校一同激增。到20世纪的最初十年时，草原省正式登记的马德拉萨有121所，入学的哈萨克人达到1800名<sup>⑦</sup>。

③ 本南、巴卡洛和贝雷迪(Penan, Bakalo and Bereday), 1971年, 第282页。

④ 古里希(Qureshi), 1975年, 第9—12页。

⑤ 同上, 第17—20页。

⑥ 梅德林、凯夫和卡彭特, 1971年, 第33—34页。1894年时, 有6445所传统教育机构, 90 993名学生。参见卡莱赫·唐科恩, 1962年, 第374页。

⑦ 例如, 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宗教学院数量从8所(1854年)增至17所(1895年)。在1895年, 七河州拥有88所宗教学院, 12 000名学生, 而锡尔河州有134所宗教学校, 29 000名学生。参见萨波尔(Sabol), 2003年, 第58页。

在印度,随着 1867 年德奥班德神学院在今天印度北部省份北方邦的开办,圣训派(*Ahl-i Hadis*, 追随先知教诲者)和德奥班德学院运动开始兴起。它是针对教育领域殖民主义现代化的一种回应,特别是在 1857 年印度第一次大规模抗英暴动失败之后。六年的课程设计就是旨在培养乌莱玛(‘*ulamā*’, 穆斯林宗教、法律学者),并加强他们作为伊斯兰宗教文化与穆斯林民众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sup>⑧</sup>。

## 教育改革运动

566

对殖民主义、封建制度以及宗教正统思想更为激烈的回应兴起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亚的革新主义运动(*Jadid*)试图在利用西方科学进步成就的同时,不放弃将宗教作为本土文化与社会的基础,并由此使伊斯兰社会现代化。革新主义者开办了多所新式学校,它们被称为新教学法学校(*usūl-i jadid*),并且也在其中教授现代世俗课程<sup>⑨</sup>。

第一所此类学校开办于 1889 年的安集延,在其后的 10—15 年内,几乎所有城镇和大型的农村定居点都普及了这类新教学法学校。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汗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教育改革运动,尽管由于受到正统神职人员的抵制和统治君主的敌视而成就有限。这些学校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政府各种形式的干扰——开办一所教育机构前需要获得的许可、对招聘鞑靼教师的限制、强制性使用俄语,等等。尽管存在这些阻挠,新式学校还是在整个地区推广开来,到 1917 年,突厥斯坦的此类学校已达 92 所<sup>⑩</sup>。

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印度的改革者试图在不放弃其自身文化特质的情况下实现教育现代化。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印度教圣社(*Arya Samaj*)运动,改变了旁遮普邦及其邻近地区的面貌。旁遮普邦的锡克人在阿姆利则建立了第一所辛格院(*Singh Sabha*),它旨在通过使用旁遮普人语言的历史-宗

⑧ 琼斯(Jones),1994年,第57—60页。

⑨ 埃珊里(Ersanli),1999年,第225—227页;阿卜杜瓦希托夫(Abdovakhitov),1994年,第67页。

⑩ 《革新主义:当代苏联评价》,1964年。布哈拉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开办于1900—1901年。参见梅德林、凯夫和卡彭特,1971年,第31—34页;卡莱赫·唐科恩,1962年,第391—392页。

教课本、杂志与期刊,将宗教纯洁性与现代教育结合起来,以此来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该院在旁遮普邦各地都开设了不少的学院和女子学校。

在印度北部的穆斯林中,阿里格尔(位于今印度北部北方邦)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的创建成为新型教育运动的先导。它以一种融洽的穆斯林社会氛围提供现代教育,并且这种方式在次大陆地区那些赞同现代科学教育的人群中非常盛行<sup>①</sup>。

567 伊朗的现代教育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是抵制外国学校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政府在儿童教育领域无所作为的结果。到1901年,由于新式学校运动的发展,德黑兰建立了17所小学,大不里士、布什尔、雷什特和马什哈德各建有一所,讲授宗教和现代课程<sup>②</sup>。

在其他一些地区,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势力的紧密结合使社会改革难以展开。例如,在中国新疆地区,直到1926年这里还没有一家书店,没有报纸,除了依附于清真寺以及由富人和官员私人控制的学校之外,也没有一所(现代)学校<sup>③</sup>。

### 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

20世纪初期的中亚及其相邻地区都处于风云激荡之中。革新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广泛传播,并唤起了普遍的反对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意识。随着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如同前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中亚建立起来。1917年至1919年间,一种新的教育政策基本纲领逐步确立。新政策要求对17岁以下的儿童实行社会性的非歧视与免费义务教育。在国家支持推动下,男女合校教育获得发展。宗教被完全与教育分离,而学校教育与工作实践需要密切相关。

通过被称为本土化(*korenizatsiya*)的措施,苏联的工业化政策与本土技术

<sup>①</sup> 关于在印度的不同文化适应运动的情况讨论,见琼斯,1994年,第96—114页。

<sup>②</sup> 阿瑞斯特(Arasteh),1969年,第70—72页。

<sup>③</sup> 陈(Chen),1977年,第172页。

干部的培养政策相辅相成<sup>⑭</sup>。教育在全社会中普及并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局发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为扫除文盲,除针对特定年龄段群体规定了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之外,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建立图书室和读书社、专门的业余学校、召集在校学生协助成人学习以及组织实施扫盲计划的社会中心等,另外还使用给予工人们诸如提高工资之类的激励方式以要求其达到更高的文化水平。这些努力都推动了文化水平和初等教育的快速扩展<sup>⑮</sup>。1930年有关普及初等教育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也对女童,尤其是农村地区女童的教育有所帮助<sup>⑯</sup>。

教育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到1970年,中亚所有已知族群体的识字率都已超过99%。而到1985年,除了普遍脱盲外,这些共和国中超过三分之二的10岁及10岁以上人口都已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sup>⑰</sup>。20世纪40年代,科研机构 and 实验室纷纷建立<sup>⑱</sup>。50年代学校改革后,中等教育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更加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目的是使毕业生确实具备在与其学习相关的工农业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能<sup>⑲</sup>。

沙皇政府统治时期,中亚没有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1920年塔什干大学成立。随后成立了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它们都有助于在中亚本地人中培养合格的专业人员队伍及基层的知识分子群体。

女性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从男性完全独占的宗教学校体制向普及性教育体系的转变,大批女性得以进入教育机构学习。长期的女性隔离习俗、原先时常导致宗教盲从的宗教偏见以及家庭中不赞同女性教育的传统态度,都使得完成这一任务备尝艰辛。尽管如此,女性中扫除文盲

568

<sup>⑭</sup> 1917至1938年,即在实施“本土化”政策期间,重点强调现代民族学校的建设,它们的所有课程都使用民族语言教授,而俄语只作为一门选修课程。

<sup>⑮</sup> 梅德林、凯夫和卡彭特,1971年,第134页。

<sup>⑯</sup>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小学的女童比例,从1911年的仅仅11.5%上升至1940/1941年的43.1%。参见本南、巴卡洛和贝雷迪,1971年,第279—280页。

<sup>⑰</sup> 格伦(Glenn),1999年,第82—84页;凯撒(Kaiser),1992年,第255页。

<sup>⑱</sup> 梅德林、凯夫和卡彭特,1971年,第134页。

<sup>⑲</sup> 《中亚教育发展趋势》,1959年。

的运动还是生根发展<sup>①</sup>。

社会变革的一项主要工具就是教育和培训,它不仅破除了人们长期固守的传统习俗,而且为人们接受新的和不同的职业岗位作好准备,并使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中亚长期固守传统的习俗制度、高出生率、低流动性及缺乏技能等诸多因素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早婚常常迫使女童不得不中断学业并成为低龄母亲,而这又将妇女的作用局限于家庭之中,并剥夺了她们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sup>②</sup>。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性比例依然很低。本地女性通常不会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女性中,这种倾向甚至更为突出,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差距明显缩小<sup>③</sup>。

569 其他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由于政府的全力支持,都在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后,统治蒙古的独立君主政权在随后的十年里建立了多所世俗学校,其第一所学校建于库仑,正式注册的学生有47名。不过,用藏语进行的宗教教育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国内还有大量的文盲。1921年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共教育从宗教机构中分离出来,而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遭到禁止。1921年乌兰巴托开办第一所公立学校后,公立学校和就读学生的数量就持续稳定增长。

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蒙古国立大学——成立于1942年。到1979年,这里已有七所高等院校、24所中等专业学校和573所普通教育机构。通过字母改革,读书学习变得更为容易。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到1963年,大约90%的蒙古居民已经脱盲<sup>④</sup>。

在社会主义政府管理下,中国新疆地区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初等教育得到普及,文盲率大为下降,并培养出高层次的干部与技术人员。中学、职业学校和培训课程网络的扩展提高了居民的技能水平。虽然女孩早婚以及其他家长制的痼疾阻碍了普遍识字工作的进展,但这一领域的进步仍十分

<sup>①</sup> 到1936年,女性构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全部小学注册学生的45.1%,在中学的这一比例是42.2%。参见阿米诺娃(Aminova),1985年,第237页。

<sup>②</sup> 有关封建宗法制度状况的详细讨论,请参见帕特纳伊克(Patnaik),1996年,第98—118页。

<sup>③</sup> 帕特纳伊克,1989年,第105—108页。

<sup>④</sup> 《社会主义蒙古》,1981年,第181—19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史》,1973年,第261—262,465页。

显著。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新疆 80% 的居民已经脱盲。1990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维吾尔人中间文盲与半文盲人群(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比例(26.85%),仅略高于汉族人的平均水平(22%)<sup>②④</sup>。

### 相邻地区的民族觉醒与后殖民主义时期教育

到 19 世纪末,遍及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现政权通过现代化争取民族存续均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君主(伊朗和阿富汗)面对民众压力而主动转向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殖民主义的衰退,使得那些将教育视为国家建设核心因素的新独立国家,都将教育列为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各级现代教育全面普及。但是,农村教育和女性教育依然进展有限。

20 世纪 30 年代,伊朗对教育体系大规模实行现代化。继 1934 年德黑兰大学建立后,又成立了五所省级大学,包括呼罗珊省首府的马什哈德。马什哈德大学因其杰出的神学研究而闻名于世<sup>②⑤</sup>。尽管自此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仍然很落后。以 1956 年的呼罗珊省为例,当时入小学学习的农村儿童仅有 24.5%,而城市儿童为 81%。中学教育方面的差异甚至更为明显——就读中学的城市儿童比例为 23.7%,而农村儿童仅占 0.6%<sup>②⑥</sup>。

570

随着 1923 年第一部宪法的颁行,阿富汗的教育现代化规划开始蓄势待发。到 1927 年,该国已拥有 322 所小学、5.1 万名学生。两所大学——喀布尔大学和贾拉拉巴德大学——已经建立。1956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64 年,达里语和普什图语都被宣布为官方语言,这对在不同民族中普及教育颇有帮助<sup>②⑦</sup>。

由于内乱与冲突不断,阿富汗教育领域的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到难

<sup>②④</sup> 陈,1977 年,第 278,297—299,331 页;袁欣(Yuan Xin),1996 年。

<sup>②⑤</sup> 埃勒(Eiler),1978 年,第 307 页。

<sup>②⑥</sup> 阿瑞斯特,1969 年,第 72—74,100 页。

<sup>②⑦</sup> 城市地区的识字率仅略好一些,1979 年时,男性的识字率为 20%,而女性为 5%。参见辛格(Singh),1999 年,第 22 页,1998 年。

以估量的打击。1973/1974年(6—65岁年龄段居民)的识字率低至11%。同时,总体而言,男性的识字率为18.7%,女性的识字率只有2.8%。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都是文盲,1979年时只有1%的女性和5%的男性识字。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极低——1973/1974年只有2%的男性和1%的女性为高等院校毕业生。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直至1990年,其总体识字率仅为30%(男性44%,女性14%)<sup>②</sup>。

在印度西北部一直以马克塔布和帕斯萨拉斯(*pathsalas*,主要的传统印度教学校)教育为主的查谟与克什米尔邦,为应对传教士们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多格拉族统治者于19世纪60年代初开办了一所现代模式的学校。在君主统治下,到1925年底,该邦共有两所学院、一所理工学院、11所中学、36所男子中学和34所女子中学。除此之外,还有63所政府资助的结合现代知识与东方传统教育的马克塔布和帕斯萨拉斯。到1947年,教育机构的数量和正式入学就读学生的数量均几乎增加一倍。对传教士们在女童教育方面的行为,统治者也有所回应。1947年,这里已有专为女生设立的八所高中、50所初中和280所小学<sup>③</sup>。

571 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的压力及不断高涨的期望,印度对教育一直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伴随着女生数量的增长,教育造就了社会的流动性,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防线。不论是在各类教育机构的数量方面,或是在教育内容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方面,教育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步。然而,城市与农村人口之间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受教育发展状况的不平衡,特别是在部分印度北部的邦,如查谟与克什米尔邦和北方邦内,依然非常明显<sup>④</sup>。

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巴基斯坦在教育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1951年至1988年间,其识字率(10岁及10岁以上人群)几乎翻了一番。从1950年发起第一次扫盲运动开始,其后的历届政府均努力提升该国的识字水平。但是,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女性中的识字水平,依然备受关注<sup>⑤</sup>。学校

<sup>②</sup> 辛格,1999年,第22页;辛格,1998年。

<sup>③</sup> 恰斯利(Chathley),1995年,第147—148页。

<sup>④</sup> 恰斯利,1995年,第150,159—160页。

<sup>⑤</sup> 1981年时,农村女性的识字率仅为7.3%(城市女性为37%),而农村男性的识字率为26.2%(城市男性为55.3%)。参见辛格,1999年,第26—28页。

教育中的男女分校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大多数农村女童接受过的教育微不足道。到20世纪90年代初,巴基斯坦女童只占注册入学学生的27%,而到中学这一比例更降至大约12%<sup>②</sup>。

总体而言,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中亚及其相邻地区在教育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不论是在社会主义还是在自由主义政府(某些时候还包括自由主义君主)的统治之下,教育的现代化都得以延续发展。然而,在中亚以及其他一些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彻底扫除文盲和推行全民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在这些社会中家长制传统束缚相对快速的消除,使这里的女性比其邻国中的女性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在将教育体系转变为一种现代与普及型教育体系方面,国家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 新闻媒体

### 起源与发展

与现代教育一样,中亚的新闻媒体是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以及为宣扬殖民者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服务而出现的。然而,现代教育培养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精英阶层,并从中脱颖而出民族觉醒的先锋以及一批人数虽少但对于建国大业而言却不可或缺的知识分子群体。自19世纪末起,脱离政府掌控的一个生机勃勃而又纷繁多彩的新闻界就已经形成。

572

自1870年开始,殖民政府就在中亚地区引入了一些印刷品,当年开始发行政府公报(*Turkestan willayatining gazeti*,在塔什干发行,轮流以哈萨克语和察合台语印刷)。1904年至1917年间,另一份以波斯语和土库曼语印刷的政府公报在阿什哈巴德发行。这些出版物主要用以宣扬殖民政府的观点和政策<sup>③</sup>。

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中亚地区的改革派报刊变得非常活跃。1905—1907年革命期间,中亚的革新主义者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和书籍。然

<sup>②</sup> 马立克与侯赛因(Malik and Hussain),1994年,第134页。

<sup>③</sup> 格伦,1999年,第56页。

而,资金困境与当局的行政限制措施迫使许多报刊只能昙花一现即被关闭。尽管如此,革新主义者的出版物却成功地将作家、诗人、教师等整个知识界集结到了他们的改革与现代化纲领之下。有关新式教学法学校的信息就是源自他们的报刊<sup>④</sup>。

在1917年前中亚革新主义者发行的23份报纸与刊物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镜报》(*Samarqand, Oina*)、《突厥斯坦之声》(*Sadoi Turkistān*)、《布哈拉圣族报》(*Bukhārā-i sharif*)、和《人民旗帜报》(*El bayraghi*)。其内容涵盖了改革议程中的种种核心问题。革新主义者的报刊批评战争、社会与道德沦丧、中亚社会的一盘散沙和落后状况,对诸如使用毒品、酗酒、吸烟的不良影响、对儿童的性侵害、同性恋的制度化、迷信行为、过度糜费的葬礼、婚庆仪式和娱乐表演等等社会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与地理状况、国际事务、人类历史以及技术与其他领域的成就。

某些革新派报纸,如《突厥人民报》(*Turk eli*)、《人民旗帜报》、《突厥斯坦之声》和《伟大的突厥斯坦报》(*Ulūgh Turkistān*),都倡导更为宽广的地域身份意识,敦促民众超越狭隘的观念,并传播自决思想。《人民旗帜报》成为不久之后建立的独立突厥斯坦政府的官方喉舌,并发展成为当时浩罕汗国最重要的报纸。革新主义者的报刊受到来自于埃米尔、汗王以及宗教人士们的攻击<sup>⑤</sup>。

573 另一方面,代表族裔-民族意识兴起的报纸也开始发行。20世纪初期,出现于哈萨克地区的一些报纸与刊物就在宣扬哈萨克民族自我意识的崛起。《哈萨克人》(*Qazāq*)是这些报刊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发行量一度达到八千份,并一直持续出版至1918年<sup>⑥</sup>。

1911年开始发行并一直未曾间断地延续至1915年的杂志《阿拉什》(*Aiqap*)<sup>⑦</sup>,为哈萨克革新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阐述文化、经济、语言和民族前途等问题的论坛。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以及土地问题,成为其讨论的主要议

<sup>④</sup> 《革新主义:当代苏联评价》,1964年,第34—40页。

<sup>⑤</sup> 奥尔沃斯(Allworth),1990年,第152—153、169—170页。

<sup>⑥</sup> 格伦,1999年,第56—57页。

<sup>⑦</sup> 本尼希森与勒默西埃-凯尔科嘉(Bennigsen and Lemercier-Quelquejay),1964年,第147页;泽马诺夫与伊德里索夫(Zimanov and Idrisov),1989年。

题。部分哈萨克妇女的著作也已出版。创刊于 1913 年的《哈萨克人》，对于语言问题，包括文盲和哈萨克文字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除了呼吁政府和公众提高教育水平及民族意识外，医疗卫生与疾病防治设施不足问题、缺乏诊所和传统医药仍占支配地位问题等，都成为哈萨克媒体关切的焦点<sup>38</sup>。

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觉醒与突厥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呼声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民族主义者自此开始刊发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以表达新疆突厥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诉求。1944 年创刊的月刊《阿尔泰》，就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从一开始，它就直言不讳并对该地区政府的政策进行批评。当一篇质疑新疆土著居民的突厥民族身份性质的文章被转载之后（始发于 1944 年 10 月的《中央日报》），该刊随后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地领导人在《阿尔泰》月刊中对此进行了驳斥<sup>39</sup>。

在相邻地区，现代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导致了读者规模的扩大。由于报纸数量的增加，公众通过报刊接触到的思想观点也随之多样化。英国取得第二次英 - 阿战争（1878—1880 年）的胜利后，阿富汗的第一份报纸（创刊于 1837 年）就因其反殖观点而被关闭。第二份报纸《阿富汗新闻之光报》（*Serāj al-akhbār-i Afghānistān*）创刊于 1905 年。尽管由于其创刊号发行之后即被停刊六年，并因其呼吁阿富汗完全独立而不时遭到审查，它仍然高举唤起阿富汗民族觉醒的旗帜<sup>40</sup>。

19 世纪 80 年代的伊朗自由派社会批评家通过其自办的报纸宣传他们的主张，力主教育改革并呼吁慈善家们为新式学校慷慨解囊<sup>41</sup>。立宪运动（1905—1911 年）期间，新闻媒体变得更为活跃。多份报纸，如马什哈德的《新春报》（*Now bahār*）就倡导诸如削减宗教机构涉及世俗事务的权力、向农民分配土地、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伊朗的改革派报刊时常要面对来自俄国和英国殖民列强的巨大压力，它们会强迫伊朗政府对这些报刊进行审查，甚至将其主编流放。《新春报》的出版就屡次被停刊，虽然它又设法一再复刊<sup>42</sup>。

574

<sup>38</sup> 萨波尔，2003 年，第 60—72、106—107、153—154 页；罗蒂尔（Rottier），2003 年，第 75—78 页。

<sup>39</sup> 本森（Benson），1990 年，第 96—97 页。

<sup>40</sup> 阿汗（Ahang），1970 年，第 255—257 页。

<sup>41</sup> 阿瑞斯特，1969 年，第 69—70 页。

<sup>42</sup> 同上。

在 20 世纪早期革命酝酿期间,蒙古的新闻媒体应运而生。1913 年 3 月,《新镜》(*Shineh toi*) 杂志发行其创刊号,到 1915 年,首份报纸《首都新闻报》(*Niysleliyn khureniy sonin bichig*) 面世。这些报刊均不满于君主制政权以及国家的极端落后状态,并宣扬民主思想。第一份革命报纸《蒙古真理报》(*Mongolian unen*) 创刊于 1920 年 11 月 10 日,后来这一天被定为蒙古新闻日。该报极为关注政治议题,并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将自己从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sup>④3</sup>。

19 世纪中期以前,印度拥有一些小规模由英国人或传教士经营的报刊。英-印报刊上尖锐的反印之声促使许多印度人发展他们自己的媒体,这样,到 1876 年已经涌现出一批报纸(在西北省、奥德(阿瓦德邦)和中央省有大约 60 种)。在造成旁遮普邦和印度南部 500 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期间,它们对殖民政府的猛烈抨击,导致压制性的 1878 年《新闻法》的出台。在各个不同时期,殖民政府都设法对印度媒体加以钳制,如在《公务员保密法》(1880 年)修正案中和 1910 年《新闻法》中,要求对民事案件必须视同军事案件一样处置。然而,英属印度的新闻媒体依然表现出从亲政府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多种不同思想倾向<sup>④4</sup>。

英文媒体首次出现于今日巴基斯坦是在 1857 年,当时《拉合尔纪事报》以双周刊的形式面世,其他报刊随后很快跟进出版。两份主要的英文日报是 575 《民事与军事公报》和《每日论坛报》。虽然前者是政府的喉舌,但后者却是一份民族主义报纸。到 20 世纪初期,乌尔都语报纸的数量有所增加。《柴明达尔》(1903 年)的发行,成为政论类报刊的先驱<sup>④5</sup>。

自 19 世纪末起,英属印度的民族报刊就显示出强大的政治与社会活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它们成为沟通大众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之间的桥梁。

<sup>④3</sup>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1973 年,第 263 页;《社会主义蒙古》,1981 年,第 216 页。

<sup>④4</sup> 阿加沃尔(Aggarwal),1988 年。

<sup>④5</sup> 胡尔希德(Khurshid),1954 年,第 40—43、48—49、60 页。